

牟成文

著

“泥腿”教授 的乡村日记



“泥腿”教授的乡村日记

牟成文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泥腿”教授的乡村日记/牟成文著.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7
ISBN 978-7-5622-5576-5

I. ①泥… II. ①牟… III. ①日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19075 号

“泥腿”教授的乡村日记

©牟成文 著

责任编辑:何国梅 刘晓嘉 责任校对:刘 峥 封面设计:罗明波

编辑室:第五编辑室 电话:027-67867364

出版发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430079

电话:027-67863426/328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027-67863291

网址:<http://www.press.ccnu.edu.cn>

电子信箱:hscbs@public.wh.hb.cn

印刷:武汉理工大印刷厂

督印:章光琼

字数:209 千字

开本:787mm×960mm 1/16

印张:13.5

版次: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次: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定价:28.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欢迎举报盗版,请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自 2006 年以来，湖北省按照中央的统一部署，坚持用新农村建设统领“三农”工作，定规划、谋长远，强基础、促发展，干实事、惠民生，抢占发展先机，创造发展良机，抓住发展契机，努力实现由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的跨越。在大力推进新农村建设中，省直机关、中央在汉单位、部分国有大中型企业和大专院校等，每年都要抽调 280 多名优秀干部，组成 88 个省直新农村建设工作队，深入 88 个县（市、区）的 88 个村，支持和指导新农村建设。

几年来，各工作队深入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委关于统筹城乡发展、加强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部署，以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己任，以增加农民收入为核心，以发展生产和改善民生为重点，以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抓手，认真履行“指导、帮助、督促、服务”的工作职责，发扬求真务实、扎实工作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在各级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在各派出单位的大力支持下，深入乡村调查研究，帮助完善村庄规划，指导生产发展，支持项目建设，积极为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繁荣办实事、谋发展，为推进全省新农村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开展新农村建设帮扶工作中，涌现出了不少感人事迹、先进典型。被媒体称为“泥腿”教授的牟成



文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他来自华中师范大学，自2008年以来一直作为工作队员，扎根在支农工作的第一线。在支农工作的近五年里，他同其他工作队员一道，通过艰苦努力，把钟祥市东桥镇的永隆村由一个穷山村改变成为农民住上别墅式民居的新农村。去年底，他又被选为湖北省首批博士服务团成员，派往黄冈市蕲春县从事基层工作。最近，他的事迹被国内多家媒体报道。牟成文同志的感人事迹是支持新农村建设中涌现出来的诸多先进人物的一个缩影，他的这种重农情结、奉献精神是弥足珍贵的。

近闻牟成文同志用自己多年来坚持写下的支农日记，真实地、全景式地记录了五年来在基层帮助开展新农村建设、开展“城乡结对，互联共建”工作和博士服务团工作的过程，集结为《“泥腿”教授的乡村日记》，即将出版。我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这本书不仅真实地展示了当今时代有责任、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下基层支农工作的心路历程和工作现状，而且深刻地揭示了一种宝贵的奉献精神。所以，我乐观其成。

是为序。

2012年4月6日

（作者为中共湖北省委办公厅副秘书长，
省“三万”活动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当代知识分子的典范

何群林

牟成文同志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教授，做的本来是“阳春白雪”的“洋学问”，但自2008年以来却干起了“下里巴人”的“支农活”。

牟老师服从组织安排，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从来不向组织提任何要求。近五年来，他根据组织要求先后三次变更支农工作类别——“新农村建设”工作、“城乡结对，互联共建”工作和博士服务团工作，三次变换支农工作地方——湖北钟祥市的永隆村、金店村和蕲春县。尽管工作内容繁琐，工作项目跨度和难度都很大，但是，他没有任何怨言。

他积极参与永隆村的筹资筹劳工作，筹资总额达到4000多万元，把一个贫困落后的穷乡村变成了一个别墅式民居的新农村，实现了永隆村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大跨越；他在支农的同时又不放松自己的教学、科研和带学生等方面的本职工作，这五个年头里，他不辞辛劳地坐着大巴奔波于学校与乡村之间；他在农村白天忙农活，晚上读经典，写下几十万支农日记，同时也写下几十本经典读书笔记。在这一期间，他由一名副教授晋升为教授，还有一篇文章经过五年





的打磨，十易其稿，《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于2012年第2期在头条位置发表。

牟老师坚持“理论务农”，是高校教师深入农村帮助农民实现致富奔小康的推动者和实践者，是我们华中师范大学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生动写照。同时，他也是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教师创新群体的一个缩影，是我们学校广大教师中的一名优秀代表。他的典型事迹诠释了华中师范大学“忠诚博雅，朴实刚毅”的精神，他的实际行动体现了高校知识分子特有的高尚品格和人生价值，他的优异表现彰显了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道德情操和精神境界，因而，最近国内多家媒体给予关注、报道和宣传。牟老师的这种精神可以归纳为如下五个方面：

第一，服从安排，敢于挑战。关注“三农”、服务“三农”，话好说，口号好喊，但是真正做起来却不是很容易的事情。牟老师服从组织安排，五年如一日，坚持服务“三农”，勇敢地接受挑战，不仅如此，还在迎接挑战中经受住了考验，工作业绩突出，每年都被评为先进。他正是通过这一社会实践过程丰富了他的人生，实现了他的人生价值。

第二，不怕吃苦，忍辱负重。五年来，牟老师到处奔波，吃尽苦头，但是他从没向组织提出过任何要求，讲过任何条件，而是一心一意地为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提高农民生活水平而努力工作着。

第三，无私奉献，淡泊名利。牟老师有很多理由不下乡，如专业不对口，家人需要照顾，自己身体不好等等。但是，他从来没有提出过任何理由推辞支农工作。支农很辛苦，又不可能带来可观的物质收益，但是，无论是被派到钟祥还是被派到蕲春，他都欣然接受，而且一干就是五年。他到农村去就是实实在在地支农，纯粹是作奉献。

第四，学者本色，执著学术。牟老师的人生经历很丰富，经历过由官场到学者的转变，但他的谦和与大度始终不变。在学术上，他坚持在支农之余阅读经典，钻研经典，读书笔记有五十来个。同时，还将支农工作以日记形式全景式记录下来。这些都为他日后能够拿出高质量的学术作品提供了宝贵素材。

第五，关爱学生，为人师表。牟老师把对学生的关爱同对学生的严格要求有机结合起来。对学生论文的写作，大到谋篇布局，小到标点符号，他都给予细心指导。他还通过言传身教把自己求真务实的人格和品质传递给学生，经常提醒学生要多锻炼身体，指导学生多阅读经典。

新世纪知识分子应该树立怎样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对高校教育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走什么样的路，为什么人服务”，这仍是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需要回答和解决的问题。牟成文同志以他自身的工作经历和实践表现对此作出了很好的回答。

2012年5月8日

（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





目 录

上篇 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互联，结对共建” / 1

2008 年 / 3

2009 年 / 69

2010 年 / 77

2011 年 / 88

下篇 博士服务团 / 135

2011 年 / 137

2012 年 / 179

附录一 我眼中的“泥腿教授” / 185

新时期知识分子的典范：牟成文先进事迹座谈会召开 / 187

附录二 媒体聚焦 / 193

华师“泥腿子教授”的角色转换 / 195

师生眼中的牟成文：顶天立地 德才双馨 / 198

“泥腿子教授”写下 45 万字“民情日记” / 201

穿泥衣上课的“泥腿教授” / 203

邱实评论：“泥腿子教授”是浮躁者的一剂良药 / 204

后记 / 206





上 篇

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互联，结对共建”

2008 年

2008 年 3 月 6 日 雨 星期四

几天前,院领导就给我通了气,要我做好去湖北某地从事新农村建设工作的准备,具体多长时间不确定,说可能是半年,也可能是一年,总之,不会超过一年。

对于新农村建设工作任务能够落到我头上,我既有些惊异,又有些不惊异。惊异的是新农村建设工作任务能够落到一个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教师头上,确实有些不寻常。不惊异的是,这项工作与我挂起钩来,也有令我思考顺畅的地方,因为对于农村,我并不陌生: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而且前一段时间还在农村搞过社会调查。

因此,仍然有一种兴奋感向我袭来。

这种兴奋直接驱策我去作一些必要的准备,比如,了解一下全国以及我省新农村建设方面的情况,新农村建设工作所需要注意的事项,一段时间以来,党和国家就新农村建设工作所出台的一系列方针、政策等等。

领受了新农村建设工作任务之后的我在出发前很像一个等待检阅的士兵。

几天的等待在今天换来了一个明白:3月6日,也就是今天上午,学校将召开援疆、援藏和从事新农村建设工作动员会。我是被邀的参会人员之一。

中午,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何祥林同志在桂苑宾馆设宴招待即将援疆、援藏和从事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部分老师和学生。

后来才知道,这个午宴既是一个动员会,又是一个欢送会。

动员会很简洁,时间也很短促,全部环节包括午宴不过一个半小时。

何书记先是同有关院系领导、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座谈。

在座谈时,何书记说:“你们即将开赴新疆、西藏和农村,要到那里去支援当地的建设。你们的任务光荣而神圣,你们的担子艰巨而沉重。这次学校经过认真挑选,最后确定由你们这些同志到边疆去、到西藏去、到农村去,首先就考虑到了你们都是骨干,能够吃苦耐劳,能够战斗,都有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和精神,这是院系对你们的信任,这是华中师范大学





对你们的信任。相信你们都会珍惜这次机会,好好地艰苦地方锻炼自己、磨砺自己和超越自己,为华中师范大学争光……我相信你们肯定会做出成绩。我预祝你们能够在新疆、在西藏、在农村取得更大成绩。”

何书记的话虽然简练,但字字千钧,每一个字、每一句话语都饱含着学校领导对我们的殷切希望和关怀。

接着,何书记同我们一起合影留念。

一同参与这个动员会的还有:学校人事处的陈守银处长、钟选友副处长、张春江老师,组织部的廖卫鹏副部长,教务处的王坤庆处长,政治学研究院的唐鸣副院长,还有外语学院、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的部分领导。

然后,我们共进午餐。

午餐后,张春江老师就新农村建设的具体事宜向我作了一些介绍和安排。

张春江老师介绍说,省里在今年2月份就已对参加今年新农村建设的队员进行了相关培训。由于我校正值放假,没能派出参训人员,因此,有些更为具体的注意事项还需要我到省农办和其他一些相关部门作更详细的、更深入的了解。

3月的武汉仍是春寒料峭。一股深深的寒意正裹挟着大地,也将一颗萌动着生机的心灵隐匿在一种看似平静的语境中。

正如黑格尔所说的,创造是痛苦的,痛苦本身也是创造的。若把年初的冰灾视作一种苦痛,那么,它能否预示着一种新的创造的来临呢?

我期待着,我盼望着。

2008年3月11日 晴 星期二

几天来的准备和筹划就要在今天付诸实施了。

说实施,现在还有些勉强,因为直到此时,我还只是知道我要到湖北省钟祥市的某个村庄去从事新农村建设工作,仅此而已。而对“某个”的所指,我仍然不明确。

上午8点多一点,学校人事处的张春江老师就打来电话告诉我:在学校行政楼前集合后出发,同行的还有湖北省粮食局的几位同志。同时,她还就有关注意事项再次作了说明。

本来,我既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还是一位研究生导师,而且还自认为有比较丰富的工作经历。但是,所有这些在张老师眼里,都不再是考虑

问题、抉择问题的重要参数，她仍像教小孩那样耐心地教我一些经验性的东西。尽管有些，我没有完全记住，但是，基本意思，我还是抓住了一些。

的确，张春江老师的谨慎、仔细和认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上午9点，我们准时从华中师范大学行政楼前出发。

临行前，除了张春江老师之外，还有组织部的廖卫鹏副部长为我们送行。

同行的还有三位，他们是湖北省粮食局的丁兆松、刘广和皮军。

华中师范大学汽车队的彭培师傅为我们把握方向。

一路上，我们相互之间介绍情况。

在相互介绍中，我们发现地球是如此之小，初次相逢就有不少共同话题和共同认识的人，因此，整个行程没有出现什么尴尬，倒是比较融洽的交流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虽然刘广和皮军基本在附和，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对话交流，但是，我明白了，至少部分明白了——他们俩即将在新农村建设工作岗位上的角色定位。

下午1点多，我们顺利到达钟祥市。

一个被丁兆松称呼为“王总”的人负责接待了我们。总的说来，中午的饭菜还比较丰盛。

事后，丁兆松才告诉我们，“王总”就是钟祥市粮食局的一位工作人员。

直到午餐过后，我们才弄明白“某个”的具体所指。

“某个”即为钟祥市东桥镇永隆村。

下午3点多，我们开始向永隆村进发。

从路程和路况上看，东桥镇离钟祥市大约有30多公里，基本是省道。我感觉，永隆村离东桥镇约有10公里，路面坑坑洼洼，不怎么好走。因此，彭师傅显然放慢了速度。

接近下午4点的时候，我们一行到达永隆村村部。

永隆村的村支书王义祥、会计雷瑞年和副主任陈平等早已等候在那里了。

根据先前的安排，我们将在村部住宿。

晚上才知道，与其说是别人“安排”，还不如说是我们自己“安排”我们自己。





因为,听丁兆松说,我们已经有纪律在先,而且上面早就明确规定:新农村建设工作队员到村庄是来作奉献的。因此,绝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不能吃群众的一粒米,不能喝群众的一口水,总之,不能占群众的任何便宜。不仅现在不行,而且将来任何时候都不行。不管是以怎样的形式都不行。因此,从事新农村建设的所有工作条件都需要我们自己提供和准备,这样一来,床铺需要我们自己买,吃的、喝的、用的等等都需要我们自己带来。

我由于没有参加新农村建设工作队员的基本培训,也没有事先把有关情况打探清楚,因此,出现尴尬就不奇怪了。

还好,丁兆松、刘广和皮军他们都作了充分准备。

看来,这几天,我“搭便车”就在所难免了。

晚饭是在永隆村村部吃的。厨工是当地人,负责给我们做饭,每天三顿,根据丁兆松的安排,我们工作队将每月给他 450 元钱。

也许厨工是当地最好的,但是,我们刚开始吃起他做的菜来,还是有些不对胃口。

后来,有人向丁兆松反映了这种感受,想征求他的意见和建议。

而丁兆松只是说:“先将就,以后再说。”

晚上,与王义祥书记和其他村干部谈得很晚,初步了解了一些有关村里的情况。比如,村庄的人口情况、计划生育情况、土地分布状况,村民的收入情况、村民的知识结构状况、党员情况、外出打工人员的收入情况等等。

晚上住宿,我单独住一间,靠近东头。丁兆松单独住一间,刘广、皮军两人合住一间,他们两间相邻,都靠近西头。

为什么要这样分布?丁兆松是这样解释的:“教授,年龄最大,有时还要看看书,写点东西,可能喜欢安静,因此单独住一间,并且安排在东头,比较合适。刘广、皮军两人都是工作队员,比较年轻,安排住在一起,可能比较好。我丁兆松,接待来访的机会比较多,单独住一间,可能对其他队员产生的妨碍比较小。”

事实上,我们的宿舍也是我们的办公室,里面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把坐凳之外,就只有空气了。

我的住处与他们的住处之间还隔着好几间空房,之间是由一条走廊

连接起来的。

村部的走廊也是刚修缮过的。

村部的外墙还算像样,看得出,也是刚粉刷过的,而走廊之外,杂草丛生,泥土松软。人走在上面,想下脚都不知道要从何处选址。

厕所是最简易的那种,而且完全处于粗放状态。厕所离我们的住处还有些距离,夜晚要上厕所非得两人同行才勉强不怕。

村部之外,十分空旷,四周很少人烟。夜晚除了黑洞洞,还是黑洞洞;除了宁静,还是宁静……黑得怕人,静得也怕人,尽管我们都是五尺男子,但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落脚还是有些惶然。特别对于听惯了城市喧嚣的我们来说,这种氛围更凸显我们自身存在的寂寥与孤子。此刻,城市喧嚣不再是我们耳边的一种多余、一种闹杂,而是一种难得的精神慰藉和奢侈品。

躺在床铺上,脑袋里浮现的都是儿时听到的有关鬼神的八卦故事和聊斋中的惊惧画面,尽管我是一个比较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但是,今天却深深地感受到了自身的“不辩证唯物”,而且这种“不辩证唯物”还把人的理性置于一种不知所措的境地。

新被子十分松软,可盖在身上似乎产生不了催眠的效果。一会儿某种自然声响激起我精神上的某种紧张,一会儿某种莫名担心又刺激我起床寻找和察看。

我完全处在惊异之中。

这样的反反复复,几个来回,人就完全没了睡意。

我起床看书并从中寻找催眠效果,却没有起到预期效果。

……

永隆村的第一个夜晚正是在这种辗转反侧中过去的。

这一晚,除了辗转反侧,就是彻夜未眠。

也许只有这样的状况,才在我的人生中更具有意义。

2008年3月12日 阴转中雨 星期三

今天,根据先前安排,我、刘广和皮军分头去村里了解情况。

我随雷瑞年会计到一组、四组,而刘广和皮军随王义祥书记到二组、六组。

今天的主要任务是了解小组的人口情况、收入情况、村庄变迁的状况





和村民对新农村建设的基本想法和期望。

其目的是通过深入农户,我们能够了解村民的内心世界,同时也能够让村民了解我们从事新农村建设的想法和打算,以此来联络我们同村民的感情。

上午8点多,我们先到一组。

通过雷瑞年的介绍,我认识了村民张祖昌。

张祖昌,1946年出生。曾在一组当过队长。他家现有3口人。他儿子在外面先打工后当上了老板,因此,他家有不错的非农业收入。他家农业收入每年有一万多元(他们常称“毛收入”)。他家有田地7.45亩。

据张祖昌介绍,以前永隆村是比较贫困的,后来有了村干部们的团结一致和勤勉努力才逐渐改变了非常落后的面貌。

张祖昌举例说,以前村里没有一条好走的村组公路,现在有了。村里现在有组际公路10多公里,这条路是通过三方出资修建的。哪三方呢?村民积一点,国家帮一点,外出打工的人、从永隆村走出去的人奉献一点,尤其是现在钟祥地税局当局长的李某作了不小贡献。

张祖昌还介绍说,第一组现有人口165人,80岁或以上的有2人,70~80岁的有23人,60~70岁的有40人,50~60岁的有近20人,40~50岁的有40人。目前在外打工的有20人。

去年在外打工的,全村有160多人,所从事的主要行业有餐饮业、建筑业等。

永隆村这个地方,主要以种植水稻为主,经济作物主要以油菜为主。一组的土地向上报的是300亩,实际上有500~600亩。

在谈到亩均花费成本时,张祖昌为我们算了一笔账:种子50元、肥料150元、农药30元、栽秧和收割花费200元、其他需要70~100元,总共500~600元。

张祖昌还反复地强调,今年的生产成本价格上涨不少。他举例说,钾肥以前每包42元,今年涨到65元;柴油以前每升3.12元,今年涨到5.22元。他还强调说,税费改革之前,每亩成本是300元左右,而现在的生产成本翻了近一番。这样一来,就大大地影响了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变迁。

张祖昌还介绍说,现在,农村的人情费很高,像他这样的家庭每年要